

滴滴司机与“厌世”大学生的致命相遇

湖南常德19岁大学生涉嫌杀害网约车司机被刑拘；投案自首供述“悲观厌世”欲轻生

3月24日凌晨，网约车司机陈江(化名)在湖南省常德市被害身亡，嫌疑人是一名19岁的乘客。

当天下午，常德市鼎城区公安局发布通告称：经公安机关初步调查，3月23日深夜，犯罪嫌疑人杨博淇(化名)搭乘网约车从武陵区前往江南城区。3月24日0时左右，在江南城区大湖路常南汽车总站附近下车时，坐在后排的杨博淇趁司机陈江不备，朝陈江连捅数十刀，致陈江死亡。

杨博淇事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。据杨博淇供述，其因悲观厌世早有轻生念头，当晚因精神崩溃无故将司机陈江杀害。目前，犯罪嫌疑人杨博淇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，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

在坊间，人们对警方通报中嫌疑人“悲观厌世”一词多有议论。而萦绕在家属心头最大的疑问是：厌世的人还好好地活着，为什么却带走了一个不想死的人？



3月28日，湖南常德网约车司机遇害案案发现场已恢复平静。邹帅摄

致命的一单

在陈江妻子的记忆里，3月23日原本是个普通的星期六。陈江像往常一样早起去跑车。白天的生意不是太好，他提前回到家中开始准备晚饭。

妻妹一家打来电话商量聚会的事，陈江提议第二天带孩子们一起去桃花源风景区游玩，但妹夫觉得门票太贵，不想去。

于是他们商定，周日先来陈江家吃饭，再一起去附近免费的德山公园玩。陈江曾经开过餐馆，炒得一手好菜。即便是去妹夫家做客，他也会应众人的要求，掌厨做饭。

吃过晚饭后，陈江继续出车。11点多的时候他给家里打了个电话，妻子当时不在手机旁，是4岁的小儿子代接的。父子俩随便聊了几句后，儿子便先挂了电话。

妻子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。陈江工作日会在晚上七八点回家，但周末的时候生意比较多，他偶尔也会过了零点再收工。没想到，这却成了陈江给家人打来的最后一通电话。

随后不久，陈江接到了从网吧出来的19岁大学生杨博淇(化名)。行程的终点就在大湖路的常南汽车总站，这个地方离陈江家并不远。陈江的妻子猜测，他是想把这顺路的一单做完，然后就回家休息。

鼎城区的一名办案民警称，二人一路都没有交流，也没有发生什么争吵。20分钟后，就到了行程的终点大湖路。这条路的两旁种满了树木，周围密布着各种品牌的电动自行车零售店。

陈江把车子停下，等待杨博淇下车。但对方趁其不备，

突然拿起早已准备好的刀，连续刺向他的脖颈、脸部、胳膊，足足刺了20多刀才停止。事后负责验尸的工作人员告诉家属，准确的数字是24刀。

行凶之后杨博淇并未马上下车，还在车里待了一会儿，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。

事发现场附近商户的一段监控视频显示，陈江的白色轿车停留约50秒后，又打着双闪向前滑行，很快便撞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车。两分钟后，戴着帽子的杨博淇下车离开，边走边整理左手的袖子。

凌晨零点半左右，住在附近的李先生接到邻居打来的电话，说有人把他的车给撞了。起初李先生以为只是酒驾，还在和妻子商议是否需要报警。后来，他还是拨通了报警电话。等到他下楼的时候，才发现楼下已经围满了警察，大家都说发生了命案。

上述办案民警称，按照杨博淇此前的计划，杀人后他打算去旁边的沅江投河自尽。下车后，他给一个朋友打电话，说自己杀了人，朋友便劝他赶快去投案自首。

杨博淇所在学校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告诉陈江家属，杨从现场走了四五公里的路到派出所，自首时很镇定，身上还带着行凶的那把刀。

此时，陈江的妻子已经入睡，家中的客厅还给他留着一盏灯。

在生死之间的那几分钟，陈江没有能给妻子打来电话或者留下任何信息。他的妻子正在等待警察的调查结果，她急切地想要知道，最后的那段时间丈夫究竟遭遇了什么。

『临时想杀个人』

杨博淇是附近一所高校的大一学生。这所学校门禁森严，周一至周五需要刷卡进出，到了夜间则一律不能出行。每个班级都拥有固定的教室，学生们习惯称辅导员为“班主任”。

提起网约车司机遇害的事情或者杨博淇本人，大多数学生都讳莫如深，要么表示不了解，要么保持沉默。有同学称老师严禁学生对外谈论此事，自己真的不能多说。

上述办案民警表示，从去年上半年开始，杨博淇就觉得生活没有味道，想要自杀。他在网上购买了两把匕首，但一直都没有勇气。案发前他临时想杀个人，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胆量，“就这样，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。”

事发后，杨博淇的家人一直没有露面，陈江的家属也一直未能和他们取得联系。杨博淇的父

亲只是委托派出所给陈江一家送来了5万元安葬费。

在新京报记者简短的采访中，杨博淇的父亲称自己是货运司机，长期在外地工作，半个月才回一次家。

他并不知道儿子为何会做出这种事情，觉得无论家庭也好、学业也好，都没有给杨博淇太大的压力。他表示，自己也想知道那个晚上儿子究竟受了什么刺激。

杨博淇的父亲说，儿子喜欢上网，警察告诉他，监控显示，那一晚杨博淇是从网吧出来的。案发后杨博淇所穿的衣服和他从家里出门时所穿衣服不同，父亲认为他应该是先从家里到了学校，继而又去了网吧，“不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。”

在父亲的眼中，杨博淇平时多数时间住在学校。虽然不怎么

喜欢与家人交流，但是每次跟他说什么，他还是听的。

一名了解杨博淇的老师表示，星期五那天(3月22日)杨博淇和朋友们还很开心。他们一起打了跑得快的(扑克牌)，他赢了一顿早餐钱。老师认为杨博淇没有在学校受过什么挫折，“他不逃课，也从来不迟到，但上课就是睡觉玩手机。”

杨博淇的一位同学证实杨是班上的劳动委员，当时选班干部的时候，这个职位没有人竞选，他便主动接下了。相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，杨博淇跟同学的关系还算融洽。他也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，就是很爱玩游戏。因此班上同学得知他杀人的事情后，都很难相信。

该同学表示，最近几个星期他会在某些瞬间感觉杨博淇的表情很忧郁。至于他厌世的具体原因，同学们也都答不上来。

『真的就只差几天了』

事发后，陈江的遗体停在常德市的殡仪馆。每天都有很多网约车司机赶来吊唁，他们的车停满了附近的一整条街。

有司机说，他们从没有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，日后还要继续靠跑网约车来赚钱养家，心中也会有一丝阴霾。也有司机认为这是一起意外，但还是希望平台能够多给予他们一些安全保障。

3月25日，滴滴总裁柳青来到常德，看望陈江家属并与他们达成补偿协议。

3月27日，陈江的遗体被家人运往乡下的老家准备下葬。

陈江的亲属说，陈江自职高毕业后，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在乡下的老家久居，只是逢年过节才会回去。他的父母都是农民，种一些竹子和蔬菜。

事发后，陈江的母亲一直在遗体前痛哭，而父亲大多数的时候则是低着头说不出话。现实的问题是，陈江的妹妹已经远嫁广州，照顾父母的责任原本就已扛在他的肩头。

在妻妹的眼中，43岁的陈江，个头高大，讲话时轻声细语。他是一家的主事者，家里甚至亲戚家的大事都是由陈江来帮忙操办的。在做网约车司机之前，陈江

长期在广州打工，也曾到孟加拉国、印尼等地做过电网基建之类的工作。

他和妻子从读书的时候便相识、恋爱继而结婚。最开始两个人都在广州，后来妻子调回常德的分公司，两人便开始了分居生活。陈江想念妻子和孩子，经常隔一个月便回来一趟，妻子便让他回老家找个工作。

陈江去世后，他的妻子早已哭到流不出眼泪。因为连续几天都没有吃饭，妹妹给她输了几支葡萄糖。

2017年陈江从广州回到常德，花6.5万元贷款买了一辆二手车，开始了做网约车司机的生活。

一开始，他还在物流公司帮人开货车，只是利用下班的零碎时间来接单。后来公司效益不好，他便从2018年10月开始全职做网约车司机。

滴滴方告诉陈江家属，陈江已经在网约车上接了2000多单，评分是5颗星。

他每天的生活轨迹大体相似，早上六七点先送孩子去上学，然后送妻子去上班，再去跑网约车。人少的时候他便先回来做饭，接家人下班。

事发之后，陈江的朋友从全

国各地赶来参加他的出殡仪式。朋友们回忆起来，一个共同点是，都曾经吃过陈江做的饭。

有人说，陈江对朋友十分热情和大方，以前打工的时候他经常回常德看妻子和孩子，在广州的朋友想吃家乡特产，他每次都骑着摩托车花很多时间帮大家去买，扛着几十公斤的东西带过去。

一位朋友回忆，她从广州到常德的分公司来出差时，陈江每天晚上一定要把她接到家中一起吃饭，然后把她送回酒店再去跑网约车。

案发之前陈江一家还在还车贷，每个月2800元左右，只差最后七个月。两个孩子日渐长大，夫妻二人计划着一起攒钱，过两年买一套房子。因此陈江谋划着要再度出国去打工。

因为护照过期，陈江没有能立刻出国。他在等待补办新的护照，也打算过完清明节就去广州先打几个月短工，六七月份再出国。

其实早就有朋友叫他一起去打工，他舍不得家人和孩子，一直拖着没有去。家人表示，他原本清明节就会离开常德，离开网约车司机的岗位，真的就只差几天了。

(邹帅 张丽芸 吴捷)